



Athenaioon politeia 据《洛布古典丛书》希腊本文。

【1】——① 缪农，〔陪审员们〕凭牺牲起誓，皆出自高贵的门庭。褻读神灵的罪名被判成立，他们本人的尸首被从坟墓中抛出，他们的家族被判永世放逐。凭着这些举措，克里特的埃比门尼德净化了这个城邦。

【2】在此之后，发生了显贵阶层与大众之间长时间的派别之争。因为他们的政体在各个方面都是寡头制的，事实上穷人们本人连同其子女和妻室全都为富人们所奴役，他们被称为“柏拉太”^②或“六一农”，因为他们按这一比数为其所耕种的富人们的土地交租（所有的土地均为少数人所瓜分）要是他们未能交纳地租，他们本人及其孩子就会被掳去，并且，所有的借贷均是以人身为担保，直至梭伦的时代为止；此人第一个成为平民的首领。就大多数人而论，在政体方面最为难忍和辛酸的事情就是身受奴役；非但如此，他们对其各方面亦觉不满，因为他们可以说实际上处于没有分享任何东西的境地。

【3】在德拉科以前，古时政体的组织形式有如下述。官员们的委任依据的是门第高贵及富有；开始时是终生任职，其

纸抄本从句中开始，前面的文字当为〔他们受到审判，控告者为〕。

② pelatai(复数形式)，意为“随从 附庸”。

后才是以 10 年为期。最高和最古老的官职是君王、督战官和执政官，其中君王是最早的，因为它是世袭的。接下来增设了第二种官职，即督战官，这是由于某些君王临战时变得怯懦了——正因为如此雅典人陷入危难时曾召请伊翁来相助。最后才有了执政官一职，大多数的人认为它产生于麦当的时代，有些人则说是在阿卡斯托的时代，他们援引 9 位执政官发誓要同在阿卡斯托的时代一样履行其誓言为证，以此表明在他的时代科德罗斯家族从王位隐退从而换得授予执政官的各项特权。但无论取哪一种说法，在年代上的差别将是十分微小的；而它在这几种官职中最晚产生的一个表征是，执政官绝然不像君王与督战官那样参管祖先祭祀，而是单单限于增设的那些职能；因此执政官这一职位变得极其显赫乃是晚近的事情，凭借增设的职能而膨胀。许多年过后才选举立法官，此时各类官职已是年年选举了，让他们来颁布各种法令，保存它们以期对各种讼争作出裁决；所以以上官职中也只有这一种的任期不长于一年。各种官职相互间在时间上的先后即是这样。当时九位执政官并不全都住在一起。君王住在如今称为布科利昂的地方，在主议厅附近（一个证明是直至今日君王的妻子与狄奥尼索斯之婚配仍然在这里进行）执政官住在主议厅，而督战官住在埃比吕克昂（它原先叫做督战官官邸，及至埃比吕科斯任督战官时对它进行了翻修和装点，遂有了埃比吕克昂之称）立法官们则住在立法院。到了梭伦的时代，他们全都住进了立法院中。他们还有对各种讼案作出最终

裁决的自主权，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仅限于预先的审理。有关以上官职的设置情况即如上述。最高法院议事会^①具有护卫法律的职能，但它管辖着城邦中大部分最重大的事务，并对一切扰乱公共秩序者直截了当地进行判刑或罚款。因为执政官的选举乃以高贵门第及富有而定，最高法院的成员从这些人中委任，因此它是唯一一种至今保留了终生制的官职。最初一种政体的梗概即如此种情形。

【4】在此之后，过了不长一段时间，在阿里斯泰喀摩斯执政期间，德拉科订立了他的法规，其纲领有如下述。公民权授予所有得以具备武装的人；9 位执政官从那些拥有不少于 10 米那之自由财产的人中选出，其他诸种较低的官职则选自得以具备武装的人，将军与骑兵将官从那些显明其拥有不少于 100 米那之自由财产并且其出于合法妻室的子女业已超过 10 岁的人中选出。直至（离任时其帐目报告受过）审查之前的数年里，这些官员都必须为主议官、将军及骑兵将官等职而交保，须采纳 4 名与将军和骑兵将官们同属一个阶层的人作为担保人。议事会由 401 人组成，从公民中通过抽签产生；这一官职以及其他官职由年龄超过 30 岁的公民抽签决定；在所有人都轮到过之后将重新开始抽签，在此之前同一个人不得任职两次。假如某一位议事会成员在议事会或公民

① 直译为“战神山议事会”战神山为雅典最高法院所在地。

大会开会时未曾到会，属 500 麦第姆诺^① 阶层者须付 3 个德拉克马的罚款，属骑士阶层者须付 2 个，属有牲口阶层须付 1 个。最高法庭议事会为法律的护卫者，并且监督各类官员，以使其依照法律来统治。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可以向最高法庭呈交申诉 言明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与哪一条法律相违。如前所述，各种借贷以人身为担保，而且土地为少数人所瓜分。

【5】 这一政体中的组织形式就是这样一种性质，大多数人为少数人所奴役，平民们起来反对显贵阶层。派别之争十分激烈，而且各个派别长时间地相互对峙，后来人们一致推选梭伦为调停人和政体官，将政体托付于他——在他写过一首开头如下的挽诗（在诗中他为每一派别向别的派别开战和辩论）之后：

我看到，满腔悲痛地目睹

伊奥尼亚最为古老的邦土

正在遭受戕戮；

再劝诫人们联合起来结束他们之间存有的争端。梭伦在出身与名望方面均属上等阶层，但在财富与现实地位方面属中等阶层，正如他得到了其他阶层的一致认可以及如他本人在奉劝富人们不要贪得无厌的这些诗中所证明的一样：

抑制你们心中那难抑的意向，

^① medimnos，阿提卡通用的谷物度量单位。

囤足了众多财物的人们；
收束你们狂妄的心思，我们将不会依顺，
你们也再难满享这份奢荣。

总的说来，他一再地斥责富人们为纷争的根由，因此在挽诗的开头他声言自己害怕

对钱财的热爱与傲慢的心怀
意谓仇争正是从这些中产生的。

【6】梭伦主宰政事之后通过禁止借贷以人身为担保使平民获得了自由，既在当时也延续至将来，他还制订了法律，取消了一应私人与公众的债务，这一举措被称为“卸担”^①，意即卸去人们身上沉重的负担。在这些事情上某些人试图中伤他，因为当梭伦即将实施“卸担”时预先告诉了一些显要之人，后来，据平民派的说法，他受挫于其朋友的计谋，然而据那些意欲诬蔑他的人讲，他本人也与之共谋。因为，这些人借来钱买下了大量的土地，其后不久随着各种债务被取消他们变成了富人；据说这就是在后来享有原富之名的那些世家的发端。尽管如此，平民派的说法更为可信些，^②因为无法想象一个在其他事情上如此谦恭与奉公，以至于当他有法使任何一派归顺于他从而僭治城邦时却宁可招致两派的敌视而置城邦的荣耀与安全于其自身腾达之上的人，竟会在这些微

^① seisaktheia。

不足道的事情上给自己抹黑。他握有此种大权可由事态之紊乱得到证实，而他在自己的诗中也多处作了记述，并且其他所有人都一致拥戴他。所以，我们应当认为这一指责是不实之辞。

【7】他建立了一个政体，并另行制订了法律，人们停止使用德拉科除关于凶杀之外的各种法令。这些法律被颁写在木板上，竖立在王室柱廊里，所有人都发誓恪守它们，9 名执政官还要在那块石头跟前起誓：如果他们僭越了某条法律，他们将献塑一座金像 由此执政官们至今依然要这样起誓。他确立的法律延续了上百年之久。他以这种方式来规划他的政体：根据财产把人们划入四个阶层，与先前的划分一样，划为 500 麦第姆诺户、“马户（骑士）有牲口户和雇工，其各种官职分配给前三个阶层中的人担任，如 9 名执政官、财政官（司库）监契官、“十一人”和掌俸官，各种官职按各阶层财产的多寡进行分派，属雇工阶层者仅仅得到了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的权利。一个人的家产如果不论干湿总计达到了 500 麦第姆诺，他就应当被划为 500 麦第姆诺阶层，马户则只达到 300 麦第姆诺——按有些人的说法乃是那些能够养得起马匹的人；这些人拿这一阶层的名称为证，意即它得自于（能养马）这一事实，还以早时的一些谢祭为证；因为在雅典卫城竖立着一座狄菲洛斯的像，其上题有这样的字样：

狄菲洛斯的儿子安塞米昂奉竖此像以谢众神……

由雇工阶层升为马户——

像旁站着一匹马 印证这就是“马户”的含义。尽管如此 更加合理的解释是它像 500 麦第姆诺户那样是依据财产度量数来划分的。有牲口户阶层是那些家产不论干湿总计达到 200 麦第姆诺的人，其余的人则属于雇工阶层，不得担任任何官职；因此即便是到了今天，当即将为某一官职而抽签的人被问到 他属于哪一阶层时，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属雇工阶层。

【8】他规定各类官职从各部族预先选出的候选人中经抽签而定。每一部族预先选出 10 位候选人以角逐 9 名执政官的职位，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而定；由此延续下来每一部族抽签选举 10 人然后再从这些人中进行签选的惯例。他规定抽签选举限于满足财产资格者之中的一个证据是关于财产官的那条一直到今天仍然被运用着的法律；因为它明令财政官必须从 500 麦第姆诺阶层中抽签产生。梭伦关于 9 名执政官的立法就是这样；而在早先时候最高法庭议事会召集并自行决定适合于每种官职的人选，委任其任职一年时间。从每一部族中分出三个“三分部”每一部族对应于 12 个“舰区”^①，于每一舰区中设置一名长官，即舰区主事，被任命来主管当下的征收和开支事务 因此在梭伦的不再被运用的法律中 多处重复出现“由舰区主事征收”及“从舰区主事经费中支

① naukraria，每一舰区负担一艘战舰的开销。

销'字样。他组建了一个 400 人的议事会 每一部族出 100 人；但他指派最高法院议事会负责护卫法律，就像它先前作为政体的监督者而存在一样；它督察其他各种事务以及政治生活中大多数最重大的事务，制裁犯罪者，拥有罚款和判刑的决定权；它将回收的开销转入卫城，不就开销作附加说明；它审讯那些图谋颠覆平民制的人，关于他们梭伦订立了一条告发的法律。看到城邦常常处于纷争之中，而有些公民由于疏懒乐于听任事态自行演变，针对这些人他制订了一条特定的法律，规定凡是在城邦陷入纷争时不拿起武器跟随某一派别者将被褫夺其公民资格并且不得参与城邦事务。

【9】其关于各类官职的制规即如上述。在梭伦的政体中，看来有三点最具平民性质，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禁止借贷以人身为担保，接下来是凡愿意者皆被允许替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申冤，第三点——人们说最主要地是凭借了这一点大众才获得了力量——是向陪审法庭申诉的制度；因为对投票有决定权的平民们成为了政体的主宰。此外，由于这些法律颁订得既不简明又不清晰，而是与有关继承及嗣女的那些法文一样，必定会引出众多的讼争，陪审法庭则成为一切公共及私人事务的裁决者。因此有些人认为他有意使得这些法律含混不清，从而使平民成为判决的主宰。然而这是不大可能的，其实是由于他不能够以通用的辞句界定最完美的观念；因为从今天所发生的事实而不从其政体的其他方面去

考察他的意图是不公正的。

【10】上述这些举措看来体现了其法律中的平民特征，而在立法之前，他所做的是废除债务，此后又提高了度量、重量和货币的标准。在他的时代，度量比斐多时代的要大，1 米那由先前的 70 德拉克马重，增加到了足足 100 德拉克马重。早先的币型是双德拉克马型。他还使币值与重量相符，1 塔仑特重 63 米那，多出的 3 米那重量按比例分配到斯塔特尔和其他级币重上。

【11】他按照上述方式组织其政体后，人们接连去他那里以有关其法律的事情烦扰他，责备一些地方或追问另一些地方；他既不愿意改动这些法规又不想留在这里招人嫉恨，于是便去了埃及，既为贸易也为观光，声言在 10 年内不会返回，因为他不认为留下来阐释这些法律是公平的，倒是人人应该恪守这些业已成文的法规。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许多显贵之人由于债务的废除变得同他疏远了，而且双方派别由于其造成的格局不合他们的心意也转变了态度。因为平民们原以为他会重新分配一切财产，而显贵者以为他要么会恢复到与先前相同的秩序，要么仅作微小的偏离；但是梭伦违背了双方的心愿，在无论迎合哪一派意愿都可以实现僭政的情况下，他却宁愿选择拯救母邦和订立最完美法律而招致双方的仇视。

【12】其他所有人众口一辞地承认以上这些便是实际的情况，而且他本人在诗中也就此作了记述：

我给予平民的尊荣恰如其分，
不夺走他们的尊荣，亦不予以扩增；
那些拥有势力和因钱财而显赫的人，
我也留意使他们不致身蒙任何屈辱的事情，
手执坚盾我挺身遮护两者，
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取胜。

再有，他明言应当如何对待大众：

这样平民将最服贴地听从其领袖，
既不过于放任也不一味恃强；
履足产生暴虐——当大量的财富
倾注到心智尚不完备的人身上。

在另外一处他又讲到了那些想要瓜分土地的人：

他们满怀奢望奔打劫而来，
其中每一个都盼着发现大量的浮财，
而我，仪表温柔却显露出内心的严厉。
这时其幻想成空，恼怒立刻激起，
眼含狐疑地把我打量，所有人都变成了我的仇敌；
不应当哪；我所允诺的事情蒙众神相佑均已做到，
而且没有无谓的尝试；吾心不愉悦于
凭某种残暴武力之统治，也不想看到
在母邦的沃土上好人与恶人平坐平起。

他还讲到债务的取消以及那些先前身受奴役而由于“卸担”获得了解放的人：

在为平民而做的事情中，
有哪一件我曾中途停顿？
在时间的审判面前，这一切最适切的证人
将是奥林匹亚诸神最伟大的母亲，
苍茫大地，Gee 从她那里
栽入的界桩我拔起了不知多少根，
先前沦受奴役的她，如今已是自由之身。
有多少被卖走的人，我都一一带回
母邦雅典——神垦的故土，或者卖得公正，
或者并非公正；而那些由于
债务逼迫而逃走的人，他们的舌头不再能够
送发阿提卡乡音，皆因其八方飘零；
还有那些就在此地屈身为奴的人，
在其主人面前瑟瑟发抖，
我把自由给了他们。这一切成为时尚，
强权与正义终相谐配，
我之允诺已经依样完成。
同等对待恶人与善人的法规，
让正义径直进入每一个人的世界里，
是我拟定。要是其他人拿着我这根刺棒，
一个蠢笨而又爱财的人，

他将无法遏制平民。

因为我若一时意想令敌对中的一派高兴的事情，

一时又为另一派的怂恿而动心，

城邦就将被夺去众多的生命。

为此我奋力威慑四方八面，

恰像一只孤狼团团受困在犬群。

再如他对这两派后来所发怨尤而痛斥：

如果应当响亮地痛斥平民，

今天他们拥有的一切

就是在睡梦中也不曾为他们的眼睛瞥见……

而那些权势有加的大人物们，

本应当带着赞誉来同我做朋友；

他讲道，假若其他某个人占得了这一职位：

他将无法遏制平民，也不会提早停止

直至他已然翻搅并盗走了乳脂；

而此间的我恰像在两阵之间

一根界柱傲然屹立。

【13】由于这些原因，梭伦决定远走他乡。当他远走之后，城邦仍然处于纷乱状态，不过在整整四年里人们保持了平静；待到梭伦执政之后的第五年，由于纷争人们无法推举出一位执政官，其后的第五年出于同一原因人们让执政官一职空缺了。在此之后，过了同样长的时间达马西阿斯被选为

执政官，在任二年零二个月，直至被人以武力赶下台。随后，由于纷争人们赞同选举 10 名执政官，5 名出自身世高贵者，3 名出自农民，2 名出自工匠，这些人在达马西阿斯之后的一年上台执政。这表明执政官具有极大的权力，因为围绕这一官职人们显然在不断地进行争斗。总的说来，人们持续处于相互倾轧的紊乱状态中，一些人以债务的取消为因由和借口（因为结果是他们变成了穷人）另一些人则由于发生了巨大的变故而对政体不满，还有一些人是由于相互间的仇隙。共有三个派别：其一为滨海派，其首领为阿尔克迈翁的儿子麦加克勒斯，他们被认为主要是在追求一种适中的政体；另一为平原派，他们寻求寡头制，其领袖为吕喀古斯；第三为高地派，率领他们的是佩西斯特拉托，他有着极端平民派的名声。这一派的支持者有那些被剥夺了债权的人，其缘由是贫穷，和那些血统不纯的人，其缘由是恐惧；一个证明是，在僭主制被推翻后，人们对投票进行了修改，因为许多不具权利的人参与了政体。以上各个派别均由其所在垦居的地带而得名。

【14】 负有极端平民派名声并且在对麦加拉的战斗中获得了美名的佩西斯特拉托，弄伤了自己却说成是遭到了敌对派别的人戕害，趁而劝说平民们给他一支护身卫队，阿里斯蒂翁草拟了这一决议。他得到了那些被叫做“带棒者”的人后，带领他们镇压平民并攻占了卫城，时值（梭伦的）这些

法律订立后的第三十二年，正当科麦奥斯执政时。据说当佩西斯特拉托申请卫队时，梭伦曾表态反对，说他一方面比一些人聪明，另一方面又比另一些人勇敢；即，他比没有看出佩西斯特拉托欲图僭主之位的那些人聪明，又比明知其意却噤若寒蝉的那些人勇敢。其言辞既已说服不了人们，他就把自己的甲冑拿出来放在家门前，说就力所能及的而言自己已经尽力相助了（因为他已经是垂暮之人了），并且他敦劝其他人也依样而行。可是梭伦此际的规劝毫无成效，佩西斯特拉托遂掌握了政权，在公共事务上他奉行一种较之于僭政更具共和色彩的政策；但在他的统治尚未扎下根来时，麦加克利斯与吕喀古斯的人齐心合力赶走了他，其时为他当初起事之后的第六年，正当赫格西奥执政时。此后的第十二年，疲于应付党争的麦加克利斯重又派人同佩西斯特拉托交涉，以后者娶其女儿为条件，通过一种古老而又极其简单的方式引其还乡。即事先放出话说雅典娜将领佩西斯特拉托还乡，他找到了一位高大而美丽的妇女——按希罗多德的说法她来自派安尼亚地区，但按某些人的说法她是来自科吕托斯的一位卖花女，名叫费厄——把她穿戴得肖似女神后将她和佩氏一道引回；佩西斯特拉托驾着马车入城，身旁站着这位妇女，城里的人们大为惊讶，卑恭地接纳了他们。

【15】他的第一次还乡便以上述方式发生。这之后，在其还乡后大约第七年他再一次被驱逐——因为他没有控制多

长时间的局势，却由于不愿与麦加勒斯的女儿以夫妻相伴，他在陷入对两派都感到恐惧的境地时悄然遁去——；起先他驻扎在塞尔芒湾周围的一个名叫阮刻洛斯的地方，再从那里进入潘盖乌山附近地区，他由此处得到了钱财并雇佣了军士，在第十一年他重新回到了埃勒特里亚，他第一次试图借助武力来恢复其统治，这得到了许多人的踊跃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忒拜人和纳克索斯的吕格达米斯，还有把持埃勒特里亚政权的骑士们。赢得了巴勒尼斯一战后，他占领了城邦并解除了平民的武装，于是他牢牢地建立了僭政，还攻下了纳克索斯并任命吕格达米斯为统治者。他以下述方式解除平民的武装：他指使一队全副武装的兵士待在忒修斯神庙，再主持公民大会，他低低地讲了几句，当人们嚷嚷说听不见时他叫他们走上卫城的前廊，以便听得更清楚些；在那里他讲了很长时间，被安排去办此事那些人收集起人们的武器，把它们锁在与忒修斯神庙毗邻的房间里后便前去通报佩西斯特拉托。后者讲完了其余的话后，告诉了人们关于其武器所发生的事情，让他们不必惊慌失措，只须回家料理他们的私务，至于公共的事务则由他来照管。

【16】佩西斯特拉托的僭政最初就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它有下列一些变化。正如前述，在城邦事务方面，佩西斯特拉托奉行一种谦和的政策，比僭主制更为开明；他在其他各方面都仁爱而温和，并且对过失者甚为宽容，他还提